

危险的关系

〔法国〕拉克洛 著 郑永慧 译

译林出版社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危险的关系

[法国] 拉克洛 著 郑永慧 译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关系 / (法) 拉克洛(Laclos) 著; 郑永慧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2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ISBN 7-80657-309-7

I. 危... II. ①拉...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160 号

登记号 图字:10-1999-101号

书 名 危险的关系
作 者 [法国]拉克洛
译 者 郑永慧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Flammarion, 198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4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309-7/I·261
定 价 (精装本)16.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本书作者拉克洛是一个法国军人，一七四一年生于亚眠，十八岁时进入炮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图尔炮兵团。拉克洛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人，他虽出身贵族，却拥护主张共和的奥尔良公爵，为此两次入狱，差点儿就上了断头台。后来他加入雅各宾党，发表过《宪法之友的日记》。拿破仑当第一执政后，他被授衔炮兵将军，随意大利远征军驻扎在塔兰托，一八〇三年病逝于该地。一八一五年波旁王朝复辟时，王朝党羽曾挖坟毁墓以发泄对这个共和党人的仇恨。

保王党人之所以憎恨拉克洛，除了因为他背叛自己的贵族阶级，当上共和党人以外，还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危险的关系》，内容是无情地揭露贵族阶级道德沦丧、荒淫无耻的生活。书中女主人公梅特伊夫人是一个年轻的风流寡妇，表面生活严谨，恪守妇道，实际上邪恶成性，专门引诱青年男女乱搞关系，她的搭档瓦尔蒙子爵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淫棍，恃着自己的财势，把情场当做战场，专门追击那些不知社会险恶的纯情女子。这两个人之所以能结成同盟，是因为梅特伊侯爵夫人被热尔库伯爵抛弃，后者追求的是一位总督夫人；而这位总督夫人也为了他而牺牲了瓦尔蒙子爵，因此两人的仇恨都集中到热尔库伯爵身上。梅特伊侯爵夫人的复仇计划就是要利用年轻的当瑟尼骑士去追求热尔库的未婚妻沃朗热小姐，以此破坏热尔库的婚姻。瓦尔蒙在执行报复计划的过程中，奸污了年仅十五岁的沃朗热小姐，又因自己动了真情，去追求

图尔韦法院院长夫人而得罪了梅特伊，两人决裂。当瑟尼得知瓦尔蒙背信弃义，耍弄自己，奸污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以后，同瓦尔蒙决斗，将他杀死。瓦尔蒙在临死前后悔充当了梅特伊的工具，将他和梅特伊的全部通信交给了当瑟尼，彻底暴露了梅特伊的真面目。梅特伊为了躲避世人的谴责，只好逃到乡下去，不幸染上了天花恶疾，虽能保住性命，但容貌被毁，一目已瞎，又打输了官司，落得倾家荡产，只好逃到荷兰去了。被他们所害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图尔韦夫人，因羞愧而死；另一个是沃朗热小姐，进了修道院。

本书出版后，当时的上流社会一片哗然，一致认为这是一本淫书，下流作品，应列为禁书。作者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他在书的前面加上一篇《出版者的话》，里面说：“我们不保证这本书信集的真实性，我们甚至很有理由相信这只不过是一本小说。”又说：作者“将书中几个人物写成如此道德沦丧，使人很难设想他们是活在我们世纪的人物；我们的世纪是哲学的世纪，启蒙运动到处都是，只能使男人个个老实，女人个个端庄稳重……我们谴责作者胆敢将我们的服饰和生活习惯，安置在异国的道德观念上……我们还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来说服轻信的读者：今天我们找不到一个拥有六万利弗尔年金的小姐愿意去当修女的；也不会有一位年轻而漂亮的院长夫人会抑郁而死的。”作者又在《编辑前记》中加上一条注解，声明书中人物姓名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乃属作者错误，并无其他用意。

尽管作者一再声明，然而本书却深刻反映了贵族社会腐朽糜烂的本质，展现了贵族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也与作者写作的意图完全吻合。作者在《危险的关系》书名下面，曾经加上一个副标题：“从一个社会汇集的书信集，发表用来教育其他社会。”在《编辑前记》中作者说：“一本书的价值由它的实用性和观赏性组成……实用性方面，我觉得起码是揭露了道德败坏的人用来腐蚀有良好道德的人的方法，是帮了道德观念的忙……”本书

还展了现两条被一般人忽视的真理：“一是所有妇女只要接受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进入她的交际圈子，最终自己必成为他的牺牲品；另一条是所有母亲如果让一个第三者得到女儿的全部信任，那是危险的。”又说：“青年男女可从本书里学习到，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如果轻易对他们表示友谊，那就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对于他们的幸福和道德都有致命的危害。”

由此可见，拉克洛创作这样一本描写罪恶的书，意图是想献给青年男女一本道德教科书，一本交友指南，引导他们向善。拉克洛并非“天桥的把式，只说不做”，他自己是本书标榜的道德原则的身体力行者。一七八三年他被派到拉·罗舍尔去督建兵工厂，他在那里诱奸了一个特派员的女儿，使之有了身孕。翌年生下一子。后来拉克洛娶了这位姑娘，认领了自己的私生子，自那以后，拉克洛就成了家庭的好父亲，好丈夫，终身不渝。

拉克洛开始写本书时是在一七七九年，其时英法交恶，法王路易十六支持美洲叛逆反对英国。英国舰队在大西洋海面游弋，随时可进攻法国海岸。法军于是派一个聪明的军官到埃克斯岛去修复炮台，以备英舰进攻。这个军官就是拉克洛。炮台修好后几个月不见英舰踪影，拉克洛在碧海蓝天下百无聊赖，于是就将自己在巴黎所见所闻或亲历的事写成小说，就是这本《危险的关系》。为什么要用书信体？因为拉克洛一生在文学上受三个人的影响至深；这三个人的姓名都以R字母开头，他们是拉辛(Racine)，著名的法国悲剧作家；理查逊(Richardson)，英国小说家，他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很有名；第三个是法国作家卢梭(Rousseau)，他的《新爱洛伊丝》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其中以卢梭对他的影响最深，可以说，他是卢梭的批判精神和暴露笔法的继承者。

本书于一七八二年三月出版，遭到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片责骂，然而也有少数有识之士，认为这部小说情节周密复杂，人物性格鲜明，心理分析细致详尽，称得上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其中就有《红

与黑》的作者斯当达尔。斯当达尔认为这是一部杰作，应向作者致敬。

由于在十九世纪被法国上流社会列为禁书，又由于书信体小说已不再流行，所以本书的知名度不高。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有人数度将本书故事改编成电影，并将书中主要人物梅特伊夫人因患天花而瞎一眼，改为因火烧伤而瞎一眼，使情节更具真实性，本书才逐渐红火起来。其中也许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比过去的贵族社会，其荒淫糜烂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缘故吧？

郑永慧

2001年4月于北京

第一部分

第一封信

塞西尔·沃朗热给索菲·卡尔内

写于……地的于絮利那

你瞧,我的挚友,我是遵守诺言的,我没有让帽子和头饰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我总是保留着一部分时间给你。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我光在这一天之内,所看见过的首饰,比我们共同度过的四年里还要多;而且我相信,我即将要去第一次拜访傲慢的唐维尔^①,她见到我时,会比我们对她每次 in fische (穿她最漂亮的衣服)来看我们时,更觉伤心。妈咪凡事都征求我的意见,她不像以前那样只当我是一个修道院的住宿生了。我有一个贴身女仆,我有我的卧室和一间我可以自由支配的小房间,我在一张非常漂亮的写字台上给你写信,人家把写字台的钥匙给了我,我可以随意把我的任何东西锁在里面。妈咪对我说,我每天在她起床后都可以去看她,还说,我只要梳好头就可以下来吃饭,因为我们总是孤单单的两个人,她会告诉我每天下午我该在什么时候去看她。其余

^① 她是同一修道院的住宿生。——原注

的时间就任由我支配，我像在修道院里一样，拥有我的竖琴，我的图画和我的书籍，惟一的不同是少了佩佩蒂嬷嬷在旁边责骂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什么事都不干；可是因为我缺少我的索菲陪我谈谈笑笑，我宁愿找点事情干。

现在还不到五点，我要到七点才去见妈咪，如果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还有很多时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同我谈过什么；如果不是看见许多准备工作，而且有一大堆的女用人冲着我而来，我还以为他们并没有想要我结婚，这只不过是善良的若斯菲娜^①又一次乱嚼舌头而已。可是妈咪经常对我说，一个姑娘要留在修道院里，直到结婚才出来。现在妈咪既然要我离开修道院，若斯菲娜一定是说对了。

一辆四轮马车停在大门口，妈妈派人叫我马上到她那里去。是不是那位先生呢？我没有穿衣打扮，两只手在哆嗦，心在跳动。我问贴身女仆是否知道谁在妈妈那里？她对我说：“真的，那是C×××先生。”说完她就笑了。啊！我相信一定是他。我待会儿一定把经过的一切告诉你。总是听到他的名字。我不能让人久等了。再见吧，待会儿见。

你一定会嘲笑可怜的塞西尔了！啊！我感到多么羞耻啊！不过你也可能同我一样上当的。走进妈妈的房间，我看见一位穿黑衣服的先主站在她旁边。我尽自己的可能向他行了礼，自己就动也不动地留在自己的位子上。你知道我会怎样地仔细地打量他！“夫人，”他对我的母亲说，同时向我行礼，“这真是一位人见人爱的姑娘，我现在更加理解您为什么这样钟爱她了。”这句话这么明显确定，使我哆嗦得站也站不住；我找到一张安乐椅，坐了下去，羞得满脸通红，浑身局促不安。我刚坐了下去，那男子已经跪在我的面前。你的可怜的塞西尔这时候简直吓昏了头；就像妈妈所说的，我

^① 她是修道院中负责转递院外送来的物品修女。——原注

完全吓呆了。我站起来尖叫一声……咳,就像那天打雷的日子一样。妈咪哈哈大笑起来,对我说:“你怎么了?坐下来把脚伸给这位先生。”亲爱的朋友,原来那位先生是一位鞋匠。我简直没法告诉你我感到多么羞耻;幸亏只有妈咪一人在场。我相信,我将来结婚以后,一定不再雇用这位鞋匠。

必须承认我们是什么都懂得的!再见吧。快到六点钟了,我的贴身女仆告诉我必须换衣服了。别了,亲爱的索菲!我爱你,就像以前我还在修道院里一样。

附言:我不知道托什么人把我的信送出去。我只好等待若斯菲娜的到来。

17××年8月3日于巴黎

第二封信

德·梅特伊侯爵夫人给德·瓦尔蒙子爵,写于×××城堡

回来吧,亲爱的子爵,回来吧;您留在一个老姑母家里干什么,您能够干什么呢?她的全部财产不是都已预定给您代为继承了吗?马上动身回来吧!我需要您。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很愿意将执行计划告诉您。这几句话就够了;您被我选中了,应该觉得很光荣,您应该赶快回来,跪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命令。可是您过分利用我的善良了,甚至在您停止利用它时也是如此;而在另一种抉择中,即永久的仇恨或者过分的宽容中,您的幸福希望我的善良能占上风。因此我要将我的计划告诉您,不过您要以忠实的骑士身份向我发誓:您在这件事未结束以前决不去追求别的女人。这件事称得上是英雄的业绩,因为您既要侍候爱情,又要为报仇效

劳,总之这又是一种阴谋^①,值得写进您的《回忆录》里;是的,在您的《回忆录》里,因为我希望终有一天它能印成书,我负责将它写出来。先不要谈这些,回到我关心的事情上吧。

德·沃朗热夫人要把女儿嫁出去,这又是一件秘密!可是昨天她告诉我了。您猜她选择做她的女婿的是谁?德·热尔库伯爵。有谁会告诉我,说我就要成为德·热尔库的亲戚吗?我真是怒不可遏……怎么!您还猜不出来吗?啊!您真笨!关于总督夫人那件事,您已经原谅了他吗?至于我,您这没心肠的人。我不是还有许多地方要埋怨他的吗?^②我平静下来,报仇的希望使我暂时安下心。

热尔库把他将要到手的老婆说得那么重要,还愚蠢地猜测他能躲过不可避免的命运,这都使您厌烦得不得了吧,对我也是一样。您是知道的,他对修道院教育拥有可笑的成见的,更可笑的是,他固执地认为,金发女子都有自制力。事实上,尽管沃朗热这小妞有六万利弗尔年金的收入,如果她是棕色头发的,或者她没有在修道院里就读过,他是不会缔结这次婚姻的。让我们来证明他只是一个傻瓜吧,终有一天他会变成傻瓜的。这一点并不使我为难,可是最有趣的是他初次当新郎就是傻瓜。我们第二天听到他自吹自擂时会感到多么有趣啊!因为他一定会自吹自擂的!而且一旦您改造好这个小姑娘以后,热尔库如果不像别的人一样成为巴黎的笑柄,那真是天大的不幸。

此外,这部新小说的女主人公值得您多方关注,因为她的确美

① “诡计”和“阴谋”这一类字眼幸亏上流社会已经开始唾弃,但是在写这些信的时代还是十分流行的。——原注

② 要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应该知道德·热尔库伯爵曾经为总督夫人而甩掉德·梅特伊侯爵夫人,而总督夫人又放弃了德·瓦尔蒙子爵,这就促成了侯爵夫人同子爵的联合。由于这件事发生在这些信件所叙述的事件以前,因此可以删掉有关这件事的全部通信。

若天仙！她只有十五岁，是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实际上有点笨，外表上却自然真挚，绝不装腔作势。你们这些男人，你们是不害怕这一点的，何况她的一副故作伤感的眼光实际上是蕴藏着希望的；还要加上一点：是我推荐给您的，您只要感谢我和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

明天早上您可以收到这封信。我要求您明天晚上七点钟到我家来。我要到八点钟才接见宾客，连风头最盛的骑士我也不接见：他的头脑不够聪明，不足以肩负如此重托。您瞧，爱情并没有使我盲目。到了八点钟我便恢复您的自由，您在十点钟可以再回来同如花似玉的姑娘共进晚餐，因为她们母女俩要在我家吃晚饭。别了，正午已经过了，不久我就再也不能顾及您了。

17××年8月4日于巴黎

第三封信

塞西尔·沃朗热给索菲·卡尔内

亲爱的朋友，我还什么也不知道。妈咪昨天邀请了很多客人来吃晚饭。尽管我仔细地观察客人们，尤其是男宾，我只觉得非常厌烦。男男女女，所有的人都长时间地朝我看，然后就凑在耳边窃窃私语，我心里明白他们在谈论我，我不由得脸红起来，我没法子不这样。我很希望脸不红，因为我注意到别人在注视别的女人时，她们的脸并不红；或者是因为她们脸上搽了胭脂，看不出哪个是有窘态的，因为一个男子凝视着你的时候，是很难做到不脸红的。

最叫我心烦的，是不知道人家怎样想我。我相信听见两三次“漂亮”这个词；可是我清楚地听见“笨手笨脚”这个形容词。这样的形容一定没有错，因为它出自我母亲的一个亲戚和朋友之口，而

且她似乎马上就同我非常友好。她是这天晚上惟一同我说过话的人。我们明天要到她家里吃晚饭。

晚饭后我肯定听见一个男人在谈论我，他对另外一个男人说：“你得让她成熟，等到今年冬天再说吧。”也许他就是要娶我的人；可是还得再等四个月！我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若斯菲娜来了，她对我说她很忙。可是我还想将一件我“笨手笨脚”的事情告诉你。啊！我相信这位夫人说的话并没有错，我是笨手笨脚的！

晚饭以后大家坐下来玩牌。我被安排坐在妈咪身边，不知怎的，我几乎马上就睡着了。一阵哈哈大笑声把我惊醒。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在笑我，可是我相信是的。妈妈同意让我退席，她使我十分高兴。你想想，十一点钟已经响过了。再见吧，亲爱的索菲，永远爱你的塞西尔。我可以负责告诉你，交际社会不像我们想像中那么有趣。

17××年8月4日于巴黎

第四封信

德·瓦尔蒙子爵给德·梅特伊侯爵夫人，写于巴黎

您的命令十分迷人；您下命令的方式更加可爱；您叫人珍爱起专制主义了。您知道，这并不是头一次我抱歉不能再当您的奴隶了；不管您叫我做什么“没有心肠的人”，我总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回想起您赐给我许多更甜蜜称呼的日子。有时我甚至想再享受一下这种尊荣，而且同您一起，最终给这世界留下一个坚定不移的范例。可是更大的利益呼唤着我们，我们的命运是去征服，必须服从命运。也许在我们的生命终了之时，我们还能相会；因为，美若天

仙的侯爵夫人,说出来您也不必生气,自从我们为世俗的幸福而分手以后,我们各自宣教布道,您起码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边,我觉得在这项散布爱情的使命中,您比我招收到更多的新信徒。我知道您十分热心,您有火一样的热情,如果这位上帝根据我们的业绩论功行奖,您终有一天会成为某个大城市的主保,而我,您的朋友,最多只能当某个乡村的圣人。这样的说法使您很惊讶,对吗?可是一个星期以来,我听见的,我谈论的,只是这个话题,没有别的。为了使我在这方面精益求精,我不得不违背您的命令。

您别生气,且听我道来。既然我心中的所有秘密都寄存在您身上,我不妨将我到目前为止所拟定的最伟大的计划也告诉您。您建议我干什么?去诱惑一个什么都没有见过,什么都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可以说,她是毫无防卫地送到我的手上的,只要开始向她致意就可以使她陶醉,也许她很快就被好奇心牵着走,而不是听命于爱情。任何别的人都可以同我一样获得成功。我现在进行的事业却不一样,这件事的成功会保证我既获得光荣,又获得快乐。准备为我加冕的爱神,正在犹豫,到底用爱神木制造桂冠呢,还是用月桂树?或者两者结合起来,来庆祝我的胜利。您自己,我的标致的朋友,您也会感到涌现出一股神圣的敬意,您会热烈地喊出来:“您是我心目中的大丈夫。”

您也认识德·图尔韦法院院长夫人,知道她的虔诚,她对丈夫的忠心,她的严格的原则吧?我要进攻的就是她,她才是值得同我对抗的敌手,她才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我没法子达到目的,
起码我有敢于进攻的光荣。”

我在这里引用的诗句可能不能称为好诗,但是却是出自一个

伟大诗人的笔下^①

您知道法院院长正在勃艮第办理一件大案(我真希望他打输了一件重大案件)。他的那位无法安慰的老婆不得不在这儿度过她的痛苦的孤枕难眠的日子。每天去望一次弥撒,到社区里作几次访贫问苦,从早到晚不停地念经,孤单一人出外散步,同我的老姑妈作些虔诚的谈话,有时打一场乏味的纸牌,这就是她在这里惟一的娱乐。我给她准备了效果更好的娱乐。我的好天使把我带到这儿来,既是为了她的幸福,也是为了我的幸福。我真是丧失了理智!我惋惜我为了尊重习俗而牺牲了二十四小时。他们强迫我回到巴黎,那是多么严重的处罚啊!幸而玩纸牌要四个人才成一局,而这里只有当地的一位神甫,我的那位永远不变的姑妈折磨了我好久,要我为她牺牲,多留几天。您一定猜到我同意了。您想像不出,从那时起她怎样奉承我,尤其是她看见我经常同她一起祈祷和一起望弥撒的时候,她多么感动。她丝毫不怀疑我崇拜的是她身边的女神。

因此,四天来我在这里陷入热恋之中。您知道我是热切地希望有障碍,而且我要消灭这些障碍的;可是您不知道的是,孤独会增加欲望的强度。我只有—种想法,我白天想着它,晚上梦着它。我很需要把这个女人弄到手,以挽回我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面子。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谁知道会变得怎么样?甜蜜享受啊!我求您照顾我的幸福,尤其是照顾我的安宁吧。那些不善于保护自己的女人们叫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在她们身边只是些羞怯的奴隶。我在这时刻对那些容易到手的女人们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很自然地把我引到您的脚下。我跪在您的脚下求您宽恕,就此结束我的这封长信。再见了,我的十分标致的朋友,不要恨我。

^① 引用的是寓言家拉封丹的诗句。——原注

第五封信

·德·梅特伊侯爵夫人给德·瓦尔蒙子爵

您知道吗,子爵,您的来信具有一种罕见的无礼,我完全有权发怒?可是这封信也清楚地证明了您已经丧失理智,为着这一点我才不发怒。我是一个宽容大度和富于同情心的朋友,我忘记了我自己所受的侮辱,只想到您的危险;哪怕讲大道理是令人厌烦的,我也不得不顺从您在这一刻的需要。

您,想要德·图尔韦夫人!多么可笑的怪念头!我知道这是您混乱的头脑只想要它认为无法得到的东西的缘故。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五官可以说是端正,但毫无表情;身材还可以,可是欠缺风度,她的穿着永远令人发笑!颈部一大堆围巾,衣服的上身一直高到下巴!我以朋友身份对您说,只要有两个人像这样的妇人,就足以使人完全丧失掉对您的敬意。您还记得那天她在圣罗克募捐吗?那时候您十分感谢我让您看见这景象。这景象仿佛还在我眼前:她挽着那个长头发的瘦高个的手,似乎每走一步都要摔跤,她那高高的簪子始终有人顶在头上,她每作一个屈膝礼脸就红一阵。那时候有谁会说他想要这个女人呀?算了吧,子爵,您脸红吧,恢复理智吧。我答应把秘密告诉您。

再说,睁眼看看等待着您的麻烦吧!您要打倒的情敌是谁?是她的丈夫!只要听到这个词儿您不觉得羞耻吗?如果您失败了,将是何等的羞耻?纵使成功也没有光荣!我还要加上一句,您不要期望得到任何欢乐。同一些一本正经的女人在一起,有什么欢乐可言?我谈的是真心诚意的一本正经的女人,她们即使处在

欢乐中,也只能够向你提供一半的享受。那种全身轻松,令人魂消魄散的快感,从无数欢乐中精炼出来的欢乐,对这些爱情的珍宝,她们都一无所知。我可以给您一个预言:即使作最幸运的假设,您的院长夫人待您只要跟对待丈夫一样,就认为她已经为您做尽了一切,在最温馨的闺房聚首中,你们始终是两个人。更糟的是,您这位一本正经的女人,还是虔诚的信徒,这种老大娘式的虔诚,使人永远脱离不了儿童状态。您也许能克服这些障碍,可是千万不要夸口能彻底将它们摧毁,因为在爱情上您虽然战胜了上帝,但因您害怕魔鬼,还不能称为胜利者;您将情妇拥抱在怀里的时候,您感觉到她的心跳,那是害怕的心跳,而不是爱情的心跳。也许您早点认识这个女人,就能改造她成另外的模样,可是她已经有二十二岁,结婚已经将近两年。请相信我,子爵,一个女人封闭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只有任由命运去安排,她永远是一种特殊的品种。

原来您拒绝接受我的命令是为了这个宝贝,您愿意埋葬在您姑妈的坟墓里,您心甘情愿地放弃最甜蜜、专门为您的荣誉而设计的艳遇了。什么样的命运使热尔库总比您占有一点优势?注意,我现在没有发脾气跟您说话,可是我已经很想相信您同您的名声不符实;我很想对您收回我的信任了。我永远不会习惯于把我的秘密告诉德·图尔韦夫人的情夫。

您应该知道沃朗热小姑娘已经使一个人着迷。小伙子当瑟尼已经为她神魂颠倒。他同她一起唱过歌,她的歌声比一般修道院寄宿生的歌声好。他们一定是练过很多次二重唱,我相信她很愿意同他协调一致;可是这个当瑟尼是一个把时间没完没了地花在谈情说爱上的孩子。至于那个小姑娘,她是见了男人就害怕的。不管情况如何,这是一件不十分有趣的事,您也无法改变。因此,我不高兴了,那位骑士一到,我肯定要同他吵架。我会劝他温和一点,因为在这时刻,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同他决裂。我敢肯定,如果我脾气好,肯现在离开他,他一定陷入绝望之中,而我觉得最逗